

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羡余现象

罗 姝*

<目次>

I. 引言	V. 主谓式复合词
II. 并列式复合词	VI. 动宾式复合词
III. 偏正式复合词	VII. 小结
IV. 补充式复合词	

I. 引言

从理论上讲,语言符号的线性特点决定了符号与符号的组合只能是在时间的一维度上延伸,而不能在两维的面上或三维的立体空间展开,所以这就要求言语交际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用尽量简练的语言形式表达尽量多的意义内容,传递最大的信息量。由此而形成的语言中的“经济规律”¹⁾在现实的言语中确实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在语言中使用频率高的语言成分在形式上的缩略,人们对一些繁而长的常用短语进行缩减,用简略形式来替代原来的短语,把“科学技术”缩减成“科技”,把“国有企业”缩减成“国企”,这种缩略可以简洁辞面,使表达简洁、明了、迅捷、省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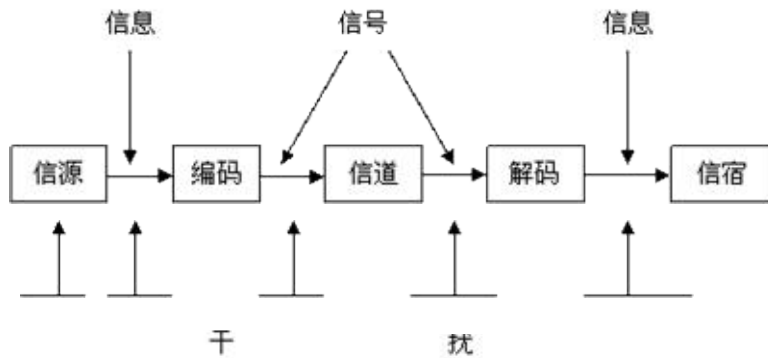
但是语言中却也不乏有这样的“另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

* 庆北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博士课程班

1) 伍铁平:“彩电”和语言的经济规律,《南外学报》1985年第1期。“经济规律”其实就是“省力原则”,又可以叫做“齐夫定律”(Zipf's law),因为它是美国语言学家G. K. Zipf在《The Psycho-B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Dynamic Philology》(MIT Press, 1965)中提出来的。

语言的线性表达功能，比如“咸盐、坚固、老鼠”等词，按照语言中的“经济规律”，“盐”的特点就是“咸”，众所周知，本不需再说明，“坚”就是“固”，“固”即是“坚”，也无需反复陈说，而“老鼠”中的“老”并没有使“鼠”有什么改变，也是不需要的成分，然而它们却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言语使用之中。也就是说，在语义的世界里，并不都是 $1+1=2$ ，反而常常是 $1+1\neq 2$ ，上述这种语言中的现象就是 $1+1<2$ ，它被称为语言的赘余现象，而“咸、坚/固、老”等被称为赘余成分。

“赘余”本为信息学术语。1948年，美国数学家兼通讯工程师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发表了《通讯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这篇论文的诞生标志着信息论这一学科的建立。在这篇论文中，香农给出了人类信息传递的基本线性示意模型，即



在香农信息论原理和一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也由此受到极大的启发，比如通信、生理学、物理学、翻译研究、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信息论中一些基本概念如信道(channel)，噪声(noise)，编码(encoding)，解码(decoding)等也已成为各研究领域的重要术语和理

论武器, 本文的研究对象“redundancy”本身就是香农信息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即本文所说的“赘余”。所谓语言中的赘余信息, 是指在信息传递中为识别基本语义信息所不必出现的信息; 负载赘余信息的表达单位就是赘余成分。

赘余现象也是一种搭配现象, 它是可以超越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研究的。现代汉语词汇中的赘余信息是通过语义来传达的, 语素或词语搭配是赘余信息产生的基本条件, 而语素或词语搭配只是表层现象, 深层是义位组合。确切地说, 义位组合可产生赘余信息, 形成赘余成分。“义位是词汇义类单位中基本的、核心的单位”, “通常是指一个义项”, “是一组语义成分的集合, 是义素的综合体”。(张志毅、张庆云, 2001)义素是结构主义语义学用来描写语义的最小的意义单位, 又叫区别性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比如: {男孩}=[+人][+男性][-成年], “男孩”这一义位主要是由“人”、“男性”和“非成年”这三个义素组成的。一个义位常是由两个或几个语素表示的。义位的组合包括两种: 一种是义位内部各语素的组合意义, 另一种是义位之间的外部组合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复合词主要是义位内部各语素的组合意义。复合词是由不同的不定位语素相互融合起来而构成的, 这类合成词是现代汉语中能产性极强的最主要的构词方式, 赘余现象在这类词中数量众多, 表现复杂。现按照该类合成词语素结合方式的不同分别进行论述。

II. 并列式复合词

这类赘余性词语中的两个构词语素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并列的, 构词的两部分可能是同义语素的联合, 也可以是反义语素的联合。重叠是同义语素联合的一种特殊形式。

1. 同义联合式复合词

在由意义相近或相同的语素组成的并列式合成词中，义位内部组合的羡余现象最常见，数量也最多，在《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词语中占10%左右。如：

- A、尘埃 河浜 孔洞 碉堡 坟墓 帷幕 碑碣 道路²⁾ 牙齿 奴婢
墙壁 弊病 边缘 波浪 病症 菜肴 池塘 章程 河川 言辞 次序 沟壑
- B、悲哀 狭隘 昂扬 宝贵 卑贱 脆弱 陡峭 寒冷 崇高 丑陋 纯净 粗糙 翠绿 淳朴 宽敞 潮湿 清澈 昌盛 长久 草率 干瘪 炎热
- C、谙熟 按压 翱翔 违拗 选拔 败谢 搬迁 办理 搅拌 帮助 包裹 焚烧 竭尽 讴歌 撰写 等待 馈赠 藏匿 储存 仿照 篡夺 表述

在上述每一个义位内，两个语素都含有大致相同的义素，起初在意义上有细微区别，但组合后则同化无别，其词义是单一的。这类并列式合成词可以是名词，如A类，可以是形容词，如B类，也可以是动词，如C类。还可以构成介词，比如“按照”，但是数量少，不是这类词的主流。形成这类词中的羡余现象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双音化的需要，如“牙齿、长久、潮湿”等词，“牙”和“齿”、“长”和“久”、“潮”和“湿”为同义或近义语素，双音化的需要使两个语素组合在一起，虽然它们的组合是出于音节上的需要，但是也强化了义位的表达，这类为了凑足音节而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两个语素中任何一个对于整个义位的表达都可以成为羡余成分。其次，是显化语素义的需要，其中一个语素有多个基本语素义，但呈隐性状态，意义不显豁，于是添加同义或近义语素对其进行解释，使整个词义显性化，比

2) 都加着重号表示构成该词的两个语素对于整个词义的表达都可以成为羡余成分。

如“摆”这个语素有“安排”、“摇动”、“安放”等多个语素义,为了表明词义范围,分别添加解释性语素构成“摆布”、“摆动”、“摆放”,这些解释性语素与原有语素有相同的义素,对于合成词整体义位的表达是羡余成分。再如“娴”有“文雅”、“熟练”两项语素义,添加羡余成分“雅”、“熟”使词义单一,分别构成“娴雅”和“娴熟”两个合成词。第三,是简化语素义的需要,其中一个语素的语素义因磨损不易理解,增添意义相同或相近语素对其进行补充说明,降低理解难度,如“碑碣、狭隘、篡夺”等词,“碣”就是“石碑”,“隘”有“狭窄”之义,“篡”是“夺取”之义,相对来说这些语素较偏狭,不易理解,增添同义或近义语素“碑”、“狭”、“夺”对它们进行补充注释,可降低理解难度,但同时起补注作用的同义或近义语素就形成羡余成分。这类羡余组合在现代汉语中较普遍,处于强势状态。

上述同义并列式词语中的羡余现象还可扩展到四音节词语,音节上的扩展使语义上也得到强化,现代汉语中并列式四音节词语中的羡余现象也颇有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 A、平民百姓 半夜三更 半斤八两 黑灯瞎火 大天白日 粗心大意 贪官污吏
- B、心满意足 伤风败俗 长治久安 想方设法 谨小慎微 倾家荡产 妒贤嫉能
- C、一星半点 捕风捉影 抱残守缺 藏污纳垢 翻天覆地 鹅行鸭步 添砖加瓦
- D、层出不穷 桀骜不驯 念念不忘 飘忽不定 平淡无奇 安然无恙 寥寥无几 蛮不讲理 默不作声 漠不关心 恬不知耻 荒无人烟 漫无边际 暗无天日
- E、百依百顺 诚心诚意 毕恭毕敬 多灾多难 任劳任怨 合情合理 绘声绘色

这类四音节词语由前后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结构项联合构成,但具

体的构成方式和赘余表现又有差异。

A类的前后两个结构项的表层意义基本相同，组合后生成的新词所表达的完整意义与前后两项的原义相同，所以两个结构项对于整个词义的表达而言都可以成为赘余成分。比如“半斤八两”，旧制的一斤合十六两，半斤就等于八两，所以“半斤八两”是同义反复，从组合成的新词所表达的基本意义来说，“半斤”或者“八两”两项都可以成为赘余成分。再如“半夜三更”，旧时一夜为五更，每更两小时，一更从晚上八点算起，那么三更正好是半夜十二点到两点，所以说“半夜”或“三更”对于组合的新词所表达的基本意义而言都可以成为赘余成分。

B类词语的前后两个结构项的意义稍有差别，但是并不妨碍两项作为近义的结构项进行组合，综观整个词语的语义表达，两项对于整个语义的表达而言更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类词语的前后两个结构项看作是互为赘余的。比如“心满意足”，前一项“心满”是“心里感到满意”，后一项“意足”是“愿望得到满足”，两项在表义上稍有差异，但是“心满意足”是指“心里完全满足称意”，可见，前后两项对于整个语义的表达是相同的，所以说“心满”和“意足”在整个语义的表达上其中任何一项对于整个语义的表达都可以被视为是赘余的。

C类的前后两项表层意义相异，有的甚至相去甚远，根本分析不出赘余信息，它们并列组合的基础是有着相同的比喻义，组合后生成的新词所表达的完整意义与前后两项的比喻义相同，所以这一类的前后两项的赘余信息体现在比喻义上。比如“鹅行鸭步”，“鹅行”与“鸭步”在表层意义上没有关联，但是组合后共同形容行动迟缓，在“行动迟缓”这一比喻义上“鹅行”与“鸭步”都可成为赘余成分。这类组合中还形成一些能产性强的固定格式，有“四…八…(表示各方面)”、“左…右…(泛指周围，或者强调同类行为的反复)”、“七…八…(表示多或多而杂乱)”、“千…百…(形容多)”、“千…万…(形容非常多)”等形式，这些固定格式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多为虚指，中间常嵌入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语素，这就使得前后两项成为同义或近义组合，从而使前项或者后项相对于整个词义的表达成为赘余成分。如“四面八方、四通

八达、四平八稳、四时八节”、“左邻右舍、左顾右盼、左说右说、左思右想”、“七手八脚、七拼八凑、七折八扣、七嘴八舌”、“千方百计、千疮百孔、千奇百怪、千锤百炼”、“千辛万苦、千年万载、千头万绪、千丝万缕”等等。

D类的前后两项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同一意义进行说明,组合构成新词。组合构成新词的意义既可以只用前项来说明,也可以只用后项来说明,前项后项的正反式组合是对构成新词的强调说明,两项中其中任何一项对于所构新词表达的意义而言都可成为羡余成分,两项有“二二”式结构,也有“一三”式结构。比如“安然无恙”,“安然”是“平安”之意,“无恙”是指“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无恙”对“平安”从反面做了说明,两项组合泛指平平安安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安然”或“无恙”对于“安然无恙”所传递的信息而言都可以成为羡余成分。再如“蛮不讲理”,“蛮”是“不通情理”,后项“不讲理”从反面说明前项“蛮”,与之同义,“蛮不讲理”是指“蛮横而不讲道理”,对于这一表义“蛮”或者“不讲理”都可以视为是羡余成分。这类组合中还有固定格式“半…不…”,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一种存在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的描述前项或后项都可成为羡余成分,如“半生不熟、半明不暗、半新不旧、半死不活”等等。

E类是在两个同义或近义语素前面嵌入一个相同的语素组合成新词,所以这样组合成的新词在前项和后项中必然会有同义或近义成分共存,从而对于新词语义的表达而言任何一项都可以成为羡余成分。这类羡余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音节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表义上的需要,这种表达方式或者加深了程度,或者表示强调。如“百依百顺”,“依”和“顺”是近义语素,嵌入“百”组成“百依百顺”,前项“百依”和后项“百顺”表达的意义也基本相同,都有“很顺从”的意思,而“百依百顺”就是“形容在一切事情上都很顺从”,显而易见,语素“依”、“顺”都有“顺从”之意,嵌入“百”以后使“顺从”的程度加深,而“百依”和“百顺”中的任何一项对于新词表达的基本意义而言都可以不必出现,所以是羡余的。这类组合也有多个固定格式,且能产性很强,包括“有…有…(表示强调)”、“不…不…(表示否定,稍强调)”、

“无…无…(强调没有)”、“一…一…(表示整个或者强调数量极少)”、“大…大…(强调规模大、程度深)”，比如“有板有眼、有棱有角、有情有义、有凭有据”、“不清不楚、不慌不忙、不知不觉、不理不睬”、“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无缘无故、无依无靠”、“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一草一木、一针一线”、“大鱼大肉、大吵大闹、大摇大摆、大吹大擂”等等。

另外，同义语素“言”和“语”、“三”和“四”(此处是泛指或虚指)、“头”和“脑”、“声”和“气”在这种羡余组合中也相当活跃，能产性很强，自可形成固定格式“…言…语”、“…三…四”、“…头…脑”、“…声…气”，比如：

- A、花言巧语 冷言冷语 豪言壮语 风言风语 闲言碎语 三言两语 千言万语
- B、低三下四 丢三落四 不三不四 颠三倒四 推三阻四 挑三拣四 说三道四
- C、笨头笨脑 虎头虎脑 滑头滑脑 偏头偏脑 愣头愣脑 探头探脑 鬼头鬼脑
- D、嗲声嗲气 低声下气 唉声叹气 尖声尖气 细声细气 好声好气 恶声恶气

这类组合也可分为前项和后项，组合后大多带有贬义，语气也更强烈，前后两项中同义成分的共存是造成羡余的主要原因，由于同义成分表义基本相同或相近，组合后生成的新词所表达的完整意义与前后两项的原义基本相同，因而其中的一个结构项所表示的必然是羡余信息。这些组合又都可归入上述的五种形式中，故此处对它们的分析说明从略。

2. 偏义复词

偏义复词是指词的意义经常以其中的一个语素为基础，另一个语素的意义或者完全消失，或者只起附加、衬托作用。羡余现象在偏义复词中表现得很典型。如：

- A、荣辱 好歹 得失 是非 恩怨 利害 成败 安危 缓急 死活 忘记 睡觉 动静 悲欢 褒贬 存亡 甘苦
- B、园圃 亲戚 兄弟 国家 窗户 妻子 面目 质量 教学 人物 热闹 干净 响亮 寻思 勤快 心眼 酒水 姓氏 眼睛 堤岸 嘴唇 拨拉

这些词的两个语素最初都是表义的,在词义的演变发展中,其中一个语素在整个义位的表达中表义功能有的弱化了,有的丧失了,大多出于音节上的需要不能删减,而成了另一个语素的陪衬,语言形式超过了表达基本语义内容所需要的最小量,为识别基本语义信息所不必出现,因此成为羡余成分(有人称为“衬字”,或“化石词素”、“陪衬词素”)。A类的两个语素是反义关系,一般来说,表示消极意义的语素是这类词的语义核心,表示积极意义的语素只起附加、衬托作用,比如“荣辱、好歹、是非、利害、死活”等词中,一般在整个义位中以表示消极意义的语素“辱、歹、非、害、死”为词义的核心,而表示积极意义的语素“荣、好、是、利、活”对于词义的表达只起衬托、附加的作用,所以是羡余成分。B类的两个语素是类义关系,整个义位以其中一个语素为基础,另一个语素的意义完全消失,不起表义作用,所以成为羡余成分,比如“兄弟、国家、妻子、干净、勤快”等词中,最初两个语素都是表义的,但是词义的演变发展使得只有“弟、国、妻、净、勤”等语素的意义起作用,是整个义位表达的核心,而另一个语素“兄、家、子、干、快”等的意义则消失了,是羡余成分。这类词语的组合可以是名词,如“人物、动静、亲戚、眼睛、得失”等词,可以是形容词,如“干净、响亮、勤快”等词,也可以是动词,如“忘记、睡觉、寻思、褒贬、拨拉”等词。偏义复词的词义只是其中一个语素的意义,已经凝固化,所以理解这类时要避免望文生义,必须加以判断,将羡余成分所表达的意义排除以后,才能正确理解。

偏义复词也可扩展到四音节,比如“自怨自艾”,可分为前后两项,起先前项“自怨”和后项“自艾”都是表义的,“自怨”是“自己悔恨(自己的错误)”,

“自艾”是“自己改正”，而现在“自怨自艾”只表示“自己悔恨”，“自艾”的意义消失了，只成了音节上的陪衬，在整个义位的表达中不起作用，所以“自艾”成为羡余成分。再如“车水马龙”，本为“车如流水，马似游龙”之意，形容车马来往不断，非常热闹。前项和后项起先都是表义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后项的意义消失了，在整个义位的表达中不起作用，所以成为羡余成分。“人困马乏”现在只是形容体力疲劳不堪，主要形容“人”，显然后项“马乏”只是音节上的陪衬，不在整个义位的表达中起作用，所以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

III. 偏正式复合词

偏正式合成词经常是用前一个语素来修饰、限制后一个语素，而在整个义位的构成上，则以后一个语素为主。当修饰性语素的语素义完全包含在重心语素义内时，撇开修饰性语素对义位进行分析并不会减少整个义位的信息量，修饰性语素就成为羡余成分；当后一个语素义是类概念，而限制性语素义是种概念时，后一个语素标明限制性语素的意义类属，种概念包含类概念，这时后一个语素也就成为羡余成分。

- A、山峰 花蕊 树枝 刀刃 石碾 羽扇 石碑 发辮 车辙 山岭 手掌
 B、黄金 白银 眼泪 咸盐 死尸 圆圈 白昼 黑夜 凹陷 暗藏 下摆
 边陲 冰雹 后背 钢镚儿 比邻 外表 反驳 彩虹 同侪 前额
 遗迹
 C、淮河 泪水 雨水 柳树 鸵鸟 犀牛 鲤鱼 纜绳 眉毛 北方 颿风
 春季 疤痕 靶标 跋文 货物 药物 犄角 蟒蛇 蠕虫 奶水 客人
 D、雪白 冰凉 墨黑 火热 板硬 笔直 草绿 蜡黄 茄紫 天蓝 血红
 E、啤(英beer)酒 卡(英card)片 卡(英car)车 芭蕾(法ballet)舞 车胎
 (英tyre) 酒吧(英bar) 高尔夫(英golf)球 贝雷(法béret)帽 扑克(英
 poker)牌 比萨(英pizza)饼 探戈(西tango)舞 霓虹(英neon)灯 沙
 丁(英sardine)鱼 法兰(英flannel)绒 卡宾(英carbine)枪 汉堡(英

hamburger)包 吉普(英jeep)车 嬉皮(英hippy)士 吉卜赛(英Gypsy)人 蹦极(英bungee)跳 爵士(英jazz)乐 几维(英kiwi)鸟 萨满(满语)教 拉力(英rally)赛 优(英文字母U的音译)盘 咪(英metre)表 摩托(英motor)车 雅皮(英yuppie)士 来复(英rifle)枪 卡丁(英karting)车 商籁(法sonnet)体 伊甸(希伯来é dēn)园

A组中的前一个语素修饰后一个语素,后一个语素义是义位的重心,但是后一个语素义的存在是以前一个语素义为前提的。它们之间或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两者组合强调了词义类属比如“山峰、花蕊、手掌、刀刃、树枝”等,相比较而言“山、花、手、刀、树”等语素义是整体,而“峰、蕊、掌、刀、枝”等语素义是部分,前一个语素义包含后一个语素义,但是在整个义位的理解中前一个语素义是不需要的,因而是羡余的。或者后一语素所指的形成是以前一语素的所指为材料的,两者组合强调了词义的来源,如“石碑、石碾、羽扇、发辫、车辙”等,“碑、碾、扇、辫、辙”的形成都要以“石、羽、发、车”为材料,对于整个义位的表达前一个语素是不需要的,所以是羡余成分。这类组合的后一个语素还常以前一个语素为义符,比如“山峰”中“峰”的义符是“山”,“石碑”中“碑”的义符是“石”,语义和文字上具有双重特殊性,体现了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的独特性。

B组合成词中的前一个语素修饰后一个语素,前一个修饰语素义是后一个语素的表征性特点,前边的修饰成分对于组合后的义位没有增加新信息,表面上看是羡余信息,实际上这种对显著特点的重申却是深层语义的强化。以“黄金、咸盐、圆圈、反驳、钢镚儿”为例,“金(子)”外表的显著特征就是黄色,而又以“黄”修饰,咸是“盐”的基本特点,众所周知,却再加“咸”来突出这一特点,构成“圈”的要素之一就是要圆,用“圆”来修饰“圈”标明这种要素的重要,“驳”之义即从反面否定,用“反”修饰“驳”来强调义位的方向,“镚儿”作为金属辅币,用“钢”修饰强调它的材质,“黄、咸、圆、反、钢”等语素并不能增加义位的信息,是羡余成分。而这种羡余的构词方式却是提高信息牢靠度的有效方法。

C组中词语前后项的关系是前一个语素修饰限制后一个语素，后一个语素指明了前一个语素的意义类属，而这个意义本也是前一个语素本身所固有的，种概念的意义包含了类概念所表示的意义，在整个义位的表达上后一个语素义是羡余的。例如“淮河、柳树、春季、疤痕、飙风”等词语，“淮”在此的语素义是发源于河南，流经安徽，入江苏洪泽湖的一条河，后加语素“河”说明其种属，“柳”的语素义本为落叶乔木或灌木，以语素“树”说明其类属，“春”的语素义是指“一年的第一季”，用语素“季”加以说明其上位概念，“疤”的语素义是“疮口或伤口长好后留下的痕迹”，后用语素“痕”表示“疤”的种概念，“飙”的语素义是“暴风”，后加语素“风”对其进行归属，“淮、柳、春、疤、飙”等语素已经标明了义位，“河、树、季、痕、风”等语素对义位的基本表达本不需要，因而是羡余的。这种后加表类属语素的构词法是汉语双音化过程中一种较能产的方法，古代许多已有单音节名称的树名、花名、鸟名、河流名称等多通过这种方法变成双音节词。这种羡余现象在三音节词中更多，如“冠心病、结核病、脱粒机、推土机、方程式”等，以不同的类名作为羡余语素进行分类性注释，对词义有显化作用，使词义十分清楚。

D组词语的后一个语素表示抽象的性状特征，是义位的中心，前一个语素的所指事物也恰恰具有这一特征，而且常常是显著特征，而对后一个语素进行比喻式的限定修饰，使这一特征具体化，同时，前一个语素义中有被后一个语素义包含的部分，这种修饰限定并不传递新信息，只是使抽象的性状更加具体而且使词语的整体意义进一步加强，由此可将前一个语素分析为羡余成分。这种羡余是由于语言的模糊性造成的，因为后一个语素义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对它们很难有一个标准或尺度去衡量，比如颜色词，人的眼睛能够分辨波长只相差百万分之一的两种光波，能够分辨太阳光谱中的180种色彩³⁾，可是语言中的颜色名称却十分有限，这就影响了我们对它们的准确理解，用具体可感的语素对其进行修饰限定，就使得这种

3) 伍铁平：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模糊趋于明晰,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词义。比如“雪白”,后一个语素“白”是一种颜色,正如前所述,颜色颇具模糊性,为了降低这种模糊性,用“雪”最具有“白”这种特征的语素来修饰限定“白”,这种具体化使我们对整个义位一目了然,而语素“雪”并没有增加新信息,它只是强调了语素“白”的性状,所以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再如“冰凉、火热”二词,后一语素“凉”是指温度低,“热”是指温度高,这种语素义具有模糊性,使我们感觉很抽象,用具有这种性质特征的事物“冰”、“火”来修饰它们,使抽象的语素义具体化,降低了语义模糊性,增加了语义明晰性,但是对于基义而言并没有增加新信息,所以语素“冰”和“火”是羡余成分。这类组合形成的形容词可感知性强,具有浓厚的描绘色彩,都可扩展成“(像+)前项+一样+后项”的形式,比如“(像)雪一样白”,“(像)笔一样直”,既具体又生动。

E组是汉译外来词。汉族不同时期与其他民族进行交往,从而引发的交际要求使得汉语不断从其他民族语言中汲取养分,在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的展的开放的外来词体系。但同时由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语言规定性的差异,汉语词汇系统对外来词必然产生一种潜在的、隐性的抗拒,这就对为汉语外来词创造内部形式提出了一种客观要求,以弥补内部形式缺损带来的不足。现代汉语中外来词的构成方式有多种,上举E组词的构造方式大部分是“全部音译+义标”,偶或也有“义标+全部音译”的形式,这类词的音译部分其实已经是完整的义位,但是由于它们的内容不仅是新鲜的,音译后汉语语素组合面孔也是陌生的,所以不易识别,为了适于汉语使用者辨别,这些词另加汉语使用者熟悉的单音节语素作为“义标”,分别表示所指事物的类属,这样相对于该词的原词而言,该汉语语素就是羡余成分,但正是这些作为羡余成分的义标显化了词义,简化了词义,降低了对陌生外来词的理解难度。这些义标的位置大多在词尾,偶有置于词首的。比如“芭蕾舞、霓虹灯、雅皮士、蹦极跳、咪表”等外来词,“芭蕾”是法语ballet的音译,本就是一种起源于意大利、主要通过音乐、舞蹈和哑剧手法来表演戏剧情节的舞剧,音译为汉语后后加语素“舞”作义标,标明“芭蕾”的类属,“霓虹”是英语neon的音译,本义是指把氖或氩等

稀有气体填充在真空的玻璃外壳中制成的一种灯，音译为汉语后加注义标“灯”进行类属说明，“雅皮”是英语yuppie的音译，指西方国家中年轻能干有上进心的一类人，音译后用语素“士”作为义标表明类属，“蹦极”是英语bungee的音译，作为一种体育运动，是用一端固定的有弹性的绳索绑缚在踝部从高处跳下，身体会在空中上下弹动，音译后用义标“跳”来加注说明，既强调了这一运动的基本特点就是“跳”，又给这项运动一个类似跳高、跳远之类的运动项目的类属称谓，“咪”是英语metre的音译，是指在城市街道边设置的停车计时收费器，音译后加注义标“表”将其归类。这些外来词音译部分的原义就可以表达整个义位，义标本都是不必出现的，因而对于义位的表达，义标是羡余的。这些义标还可以起凑足音节的作用，这一作用在单音节的外来词中表现尤为明显，比如“啤酒、卡片、车胎、酒吧、优盘”等词，如果只有英译的汉语语素“啤、卡、胎、酒、优”构成新词，人们会想到它们真正要表达的意义吗？这类外来词中还有以双音节词作为“义标”的，如“丁克家庭”、“多米诺骨牌”、“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等，“丁克”是英语double income no kids缩写为DINK的音译，本来就是指一种夫妇都有收入并且不打算生育孩子的家庭，音译为汉语时又加“家庭”为其进行类标；“多米诺”是英语domino的音译，是一种18世纪中叶出现在欧洲的用来游戏或赌博的长方形骨牌，（这种骨牌的特点是如果骨牌是按一定距离竖立起来排成行的，只要碰倒一张，后面的便会一张碰一张地相继倒下，这种骨牌也因此而闻名。）对于这一陌生事物汉语用“骨牌”加注归类。“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El Nino的音译，是指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域大面积海水异常增温、鱼群大量死亡的现象，“拉尼娜”是西班牙语La Nina的音译，是指赤道附近东海洋水域大范围海水反常降温的现象，二者都加注“现象”进行归类说明。“家庭、骨牌、现象”对于基本义位的表达都是不需要的而成为羡余成分，但是它们却标明了词的类属，拉近了与陌生外来词的距离，降低了理解的难度。这类词中作为羡余成分的“义标”使得外来词提高了公众的认知程度，其汉语固有的“品质”表现得更为充分，更易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站稳脚跟，更具生命力。

偏正式组合中的羡余现象也可以扩展到四音节的词语中, 比如:

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 勃然大怒 肃然起敬 庞然大物 喟然长叹 轩然大波
比翼齐飞 金玉良言 踽踽独行 宽宏大量 酩酊大醉 燃眉之急 蠢蠢欲动

这类偏正式组合分为前后两项, 前项修饰限制后项, 而后项是义位的表达重心, 前项是对后项所描写状态和性质的强调重申, 而后项所表达的意义已经包含前项, 从意义的表达上来看, 前项是对后项的重申、强调, 对于组合后的新词所表达的义位而言没有增加新信息, 因而是羡余成分。这类四音节的两两组合, 也有其音节上的需要。以“恍然大悟”为例, 前项“恍然”形容忽然醒悟, 后项“大悟”是彻底醒悟, 前项“恍然”强调的是后项“大悟”状态, 意义为后项所包含, 所以组合成新词后“恍然”对于整个义位“一下子明白过来”的表达是羡余的。再如“喟然长叹”中的前项“喟然”是叹气的样子, 后项“长叹”是长长地叹气, 前项“喟然”是对后项“长叹”状态的重申, 两项组合后表达的新义就是长长地叹气, 显然, 前项“喟然”是羡余成分。“比翼齐飞”中的前项“比翼”是翅膀挨着翅膀, 后项“齐飞”是一齐飞翔, 前项强调突出后项“齐飞”的特征与状态, 后项表达的意义完全可以包含前项, 所以对于组合成新词的整个义位而言, 前项是羡余的。“踽踽独行”中的前项“踽踽”是形容一个走路孤零零的样子, 后项“独行”是一个人孤独地走路, “踽踽”是“独行”状态的强调性重申, 表达的意义并为后项“独行”所包含, 所以同理也视为羡余成分。“酩酊大醉”中前项“酩酊”就是形容大醉, “大醉”以后的状态就是“酩酊”, 同理可证, 前项“酩酊”是羡余成分。

IV. 补充式复合词

补充式合成词的语素之间是补充说明关系, 经常是用后面的语素补充

说明前一语素，在整个词义的构成上，以第一个语素为主。而前一个语素义中常可能包含后一个补充语素义的内容，这样后一个语素义对于词语基义的表达就是羡余的。如：

缩短 缩小 扩大 提高 降低 抓紧 说明 变成 减少 挨近 拔高
贬低 标明 超出 逼近 绽开 迈进 膨大 升高 除去 抽出 改正

这样的词都是动词，前一成分表示动作，后一成分表示动作的结果或趋向，貌似与普通补充式合成词无异，但是仔细分析就可以明了其中的差异，因为上举的词语中前一个表示动作的语素义中都包含有补充语素所表示的结果义，而这是一般补充式合成所不具备的，试比较“缩短”和“看透”，“缩短=缩(a.由大变小, b.由长变短)+短”，“缩”的语素义中包含有“短”表示的结果义，因此表结果的补充语素是羡余的，而“看透=看(a.观察, b.并加以判断)+透(透彻)”，显然“看”的语素义中并不包含结果“透”的语素义，所以“看透”没有羡余信息。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补充式合成词都含有羡余成分，只有那些前一个表示动作的语素义中包含有补充语素所表示的结果义的补充式合成词才可能分析出羡余成分。再如“贬低、绽露、膨大”等词语，“贬低=贬(a.降低, b.对人或事物的评价)+低”，“贬”的语素义中含有表示结果的“低”的语素义，“绽开=绽(裂开)+开”，“绽”的语素义中含有表示结果的“开”的语素义，“膨大=膨(a.体积, b.胀大)+大”，“膨”的语素义中含有表示结果的“大”的语素义，所以语素“低”、“开”、“大”都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这类词语中羡余成分将欲突现的结果提取出来重申，强化了语义的结果。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补充式中还有一类词，如“船只、枪枝、书本、马匹、人口”等这样的名量式组合，这样的词，前一语素表示物件，后一语素是这些物件的计量单位，组合后成为对原物件的总称，前一语素义显然不包含后一语素义，前后语素的组合才能形成整个义位的完整表达，所以不是羡余现象。

补充式合成词中的羡余现象可以扩展到四音节的词语中,这样的四音节词语也可分前后两项,而且多为“一三”式组合,前项的意义比较抽象,后项对前项有程度上的补充,也有状态上的描绘,整个义位以前项为主,离开后项并不影响词语基义的表达,所以后项对于整个义位的表达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比如:

- A、弱不禁风 弱不胜衣 猝不及防 坚不可摧 高不可攀 奋不顾身 惨不忍睹
 B、疾恶如仇 暴跳如雷 不绝如缕 从善如流 恩深似海 浩如烟海 多如牛毛

A组是“一三”式组合,前项表示性状,后项表示这性状的程度,前项是义位的主体,后项的意义已由前项所表达,所以后项在语义上可分析为是羡余成分。如“弱不禁风”可分为前项“弱”和后项“不禁风”,前项“弱”的意义是身体虚弱,后项“不禁风”是禁不住风吹的意思,“不禁风”对“弱”的程度进行补充说明,暗含“弱”之义,所以从语义的表达上来说,前项“弱”包含后项“不禁风”,所以后项“不禁风”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再如“猝不及防”,前项“猝”指事情发生的突然,后项“不及防”是来不及防备,补充说明“猝”的程度,但“不及防”也暗含“猝”的意义,却已为“猝”所表达,所以“不及防”可分析为羡余成分。

B组是“二二”式组合,前项表示状态,后项通过比喻对前项进行补充说明,前项是义位的主体,义位中基义的表达不依靠后项,所以后项可分析为羡余成分。以“从善如流”为例,前项“从善”是指接受意见,后项“如流”是说像水从高处流到低处一样自然,后项是一个比喻,前项作为比喻的本体,是义位表达的主体,后项“如流”对于词语基义的表达不添加新信息,所以是羡余的。再如“不绝如缕”,前项“不绝”意为没有断,后项“如缕”意为像细线一样连着,后项用一个比喻对前项“不绝”进行补充说明,为表达基本语义所不需要的成分,所以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

这类词语后项作为补充成分只是使前项抽象的性状更加具体和生动，不添加新的基本信息，所以是羡余成分。其表面上的补充说明，是深层语义上的强调。这类词语中羡余现象的形成和语义的模糊性也有相当的关系。

V. 主谓式复合词

主谓式合成词中的后一个语素是陈述部分，前一个语素则是被陈述部分，但是这种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中却含有羡余信息，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如：

- A、耳朵 菱角 脸蛋 脑袋 脑瓜 膝盖 柴火 情绪 情素 月亮 云彩 河流 溪流 雪花 天上 祖上 地下 乡下 野外 脊梁 翅膀 猫咪 山包 堤围⁴⁾ 街上 表格 鬃角 脉搏 零蛋 露珠 瞳孔
- B、日晒 目睹 山崩 心惊 心想 火灾 火烧 鸟鸣 手搓 嘴馋 脚蹯

A类的后一语素对前一语素进行陈述，但从语义内容上看，组合后整体义位和前一个语素义相等，后一个语素不影响词语基本意义的表达，相对而言，后一个语素属于羡余成分。在语音形式上，这一类词语中的羡余成分多念轻声。比如“菱角”一词，前一语素“菱”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泥沼中，根生在泥里，花白色，浮在水面的叶子略呈三角形，而后一语素“角”陈述的是“菱”的叶子的形状特点，而已被前一语素“菱”所包含，所以对于组合后的义位表达来说，后一语素“角”并没有传递新信息，可以分析为是羡余的，语素“角”对语素“菱”的形状特点的重申在形式上是羡余，深层语义上是强调。再如“零蛋”，前一语素“零”表示阿拉伯数字“0”，因为阿拉伯数字“0”略呈蛋形，所以后一语素“蛋”是对前一语素形状的陈述，组合的义位仍

4) 该类以上例子来自郝文华：论“耳朵”的构词方式兼谈判断复合词构词类型的标准，《南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2月第20卷第1期。

旧是“0”，后一语素“蛋”并未增添新信息，故而后一语素“蛋”可以分析为是羡余成分。这类词的后一语素对前一语素所陈述的内容多种多样，如“天上、郊外、耳朵、鬓角”，后一语素陈述的是前一语素所表事物的相对位置；“月亮、云彩、脉搏、河流”，后一语素陈述的是前一语素所表事物的性质状态；“脸蛋、山包、雪花、露珠”，后一语素是叙述前一语素所表事物的形状的。

B类的前后两个语素从语义上来说施事义和动作义的组合，而后一个语素表示的动作义中暗含了对施事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这些组合中后一动作性语素的施事一定是前一个语素，动作性语素的语素义必然包含施事义，离开前一个语素施事无法解释后一个语素的动作义。因此，这样的组合中施事义是羡余义，前一个语素是羡余成分。比如“日晒、目睹、嘴馋”等词，“日晒=日(a.太阳)+晒(a.太阳, b.把光和热, c.照射到物体上)”，前一个语素“日”是施事，后一个语素“晒”表示动作义，而“晒”的施事只能是太阳，动作义中含有施事义，所以前一个语素相对而言是羡余成分；“目睹=目(a.眼睛)+睹(a.看见)”，前一个语素“目”显然是后一个语素“睹”的施事，离开“眼睛”不能解释“看见”，语素“睹”暗含了“目”的语素义，所以前一语素“目”相对于组合后的义位而言是羡余成分；“嘴馋=嘴(a.口的通称)+馋(a.看见好的食物, b.就想吃)”，后一个语素“馋”的实践要通过前一个语素“嘴”，“馋”的动作义中暗含了施事“嘴”，对于整个义位的表达本是不必出现的，所以前一个语素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这类词的形成也可以用距离象似原则来解释，认知或概念上相近的实体，其语言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也相接近，这类词语中施事和动作在认知上相近，所以表现在语言形式的组合上也相近。这类词语中相当一部分表施事义的语素是表动作义语素的形符或义符，从文字形体上也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语义和文字上的双重特殊性是与汉文字的特点和汉民族的思维特点分不开的，这类词的形成有其自身的造词理据，揭示了语素义和所指事物特征的联系。

VI. 动宾式复合词

动宾式合成词的前一个语素表示动作或行为，后一个语素表示动作或行为所支配的对象，从语义上说是动作义和受事义的组合，但是动作义中暗含了受事，受事重申复现了动作义中所规定和包含的受事，这些受事与动作是密不可分的，此时后一个受事语素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如：

潜水 涉水 摆手 瞑目 瞠目 溺水 拍手 招手 豁口 汲水 熄火
踮脚 吭声 咧嘴 昂首 叩头 剥皮 屏气 吵嘴 喘气

这类词语的前后两个语素从语义上来说都是动作义和受事义的组合，而前一个语素表示的动作义中暗含了对受事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这些组合中前一个动作性语素的受事一定是后一个语素，动作性语素的语素义必然包含受事义，离开后一个语素受事很难对前一个语素的动作义进行解释。因此，这样的组合中受事义是羡余义，后一个语素是羡余成分。以“潜水、瞑目、踮脚、昂首、屏气”为例，“潜水=潜(a.隐在, b.水下)+水”，前一个语素“潜”表示动作义，后一个语素“水”是受事，“水”是“潜”所包含的有规定性的受事，动作义中含有受事义，后一个语素“水”对于组合后的义位“在水面以下活动”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瞑目=瞑(a.闭, b.眼)+目(a.眼睛)”，前一个语素“瞑”表示的是动作义，包含了后一个语素“目”所表示的受事义，语素“目”对于组合后的义位“闭上眼睛”并没有传递新信息，所以可以视为是羡余成分；“踮脚=踮(a.抬起脚后跟, b.用脚尖, c.站着)+脚”，前一个语素“踮”表示的动作义中是施加给后一个语素“脚”的所指(确切地说，是脚的某些部位)的，所以前一个语素义中已经包含了后一个语素义，后一个语素“脚”也是组合后义位表达所不必出现的成分，故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昂首=昂(a.仰着, b.头)+首(a.头)”，前一个语素“昂”表示的动作义中就包含了作为受事的后一个语素“首”，后一个语素“首”是对表示动作的“昂”的受事的

重申,同理可分析为羡余成分;“屏气=屏(a.抑止, b.呼吸)+气(a.呼吸)”,“屏”作为前一个语素表示的动作用中也包含了作为受事的后一个语素“气”,语素“气”只是复现了动作“屏”所规定的受事,由此后一个语素“气”可以分析为羡余成分。这类词语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表受事义的语素是表动作义语素的形符或义符,从文字形体上形成的这种特殊关系反映了现代汉语羡余现象的独特性。这类词语中羡余现象的形成也是符合距离象似原则的。

VII. 小 结

通过以上对各个类型大量实例词语的分析论证,可以看出羡余是语义分析的结果,羡余现象在现代汉语复合词的各种组合形式中都存在,在复合词中羡余成分与原有成分之间的关系有:同义式、包含式(包括补充式合成词、动宾式合成词、主谓式合成词、)、偏义式(包括偏正式合成词和偏义复词)。能充当羡余成分的可以是不表义的,也可以是与非羡余成分同义或者近义,还可以是修饰限制义、类属义、结果义、施事义、受事义,在义位内部组合中,它们都不是义位的核心,但是它们却或者满足了语音节律的要求,或者显化、简化、强化了义位基义或陪义的某个方面,有其特殊的表达作用。

<参考文献>

- 徐盛桓,《语言的冗余性》,《现代外语》1984年 第1期。
 EHAUGEN, 林书武:《语言与语言规划》,《国外语言学》,1984年 第3期。
 伍铁平,“彩电”和语言的经济规律,《南外学报》1985年 第1期。
 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M],第5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
 郝文华,论“耳朵”的构词方式兼谈判断复合词构词类型的标准,《邵阳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2月 第20卷第1期。

许德楠, 并列式词语在构词中的自补自注功能,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2期。

[英]戴维·克里斯特尔编, 沈家煊译, 《现代语言学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张志毅、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年。

董为光, 称谓表达与词缀“老”的虚化, 《语言研究》2002年第1期。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 第二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年。

<국문제요>

모든 자연언어는 모두 잉여성(redundancy)이 있다. 잉여성은 언어의 본질적인 특성을 보여주고 있다. 그러나 다른 언어 사이에서 잉여성의 표현형식과 정도는 매우 큰 차이가 있다. 본 논문은 현대한어 복합사를 연구대상으로 취하여 이에 대한 기술과 연구를 통하여 현대한어 복합사의 잉여현상의 특성 및 생성 요인을 제시하고 있다. 이로써 현대한어 복합사의 내부구조 및 그 관계에 대한 철저한 이해에 도움을 줄 수 있으며, 언어 커뮤니케이션의 매개 역할을 발휘하는 데 유익할 뿐만 아니라, 현대한어의 전체상황에 대한 인식에도 일조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 现代汉语复合词 羨余现象 义位内部组合